

孝義真蹟珍珠塔

孝義真蹟珍珠塔第二十二回

回見廿一回中

直話說采屏奉了小姐之命來到西院覓得夫人行事十分不
是今日看他如何與方太七見面

青陽姐 那時移步前來請 呀躲避无門 呀躲避无門

他料方郎无出息 呀永不超生 呀永不超生 不想名成

天下聞 位極尊 今日里 呀面目何存 你將小姐會嘲

咲 呀道女痴情 道女痴情 反恨多姣逆母亲 氣不平

想此去 呀怎見千金 呀怎見千金 你與老谷如仇寇

呀堂開家庭 呀堂開家庭 究竟為官眼力深 能識人

着得你 呀難見夫君 呀難見夫君

想上一路行來已到西院門首待我叩門則个

剪道花 采屏忙去把門扣 里边京動小紅云 便問是何

人 暖便問是何人 外边听問忙答應嗔呀紅云姐 你快

開門 又我來有正經又紅云即便即便就開門 見了采屏草

朕京 你來為何因又采屏姐 咲盈七 問我來時我有口

我要見夫人 暖我要見夫人花言吓要上見夫人个進來

膽奶上采屏姐來里夫人見了采屏便問嗔自你來則甚嗔自

采屏就說夫人方太七來了要請夫人相見嗔自夫人听 乞

一京 面皮失色不閉聲 吓他今到此无別意 必定尋是

生非为这小童生嗔自嗔怕他怎在娘前來挑撥

难道同母前來壓長来 你一朝得志身榮貴 敢將姑母

母就欺凌【丑】我若不出去【唱】他道我羞漸多畏縮【心虎】
不敢見他們我如何肯把威風減長他志氣愈懣【白】
不要說別个就是采屏這賤人【唱】就要被他來哄我你又
他洋【白】得意骨頭輕【白】但是我與这老来才【唱】今生立誓
不好者永不登臨東院門【白】若被他一呼而去【唱】真正
看我多輕賤道我情虛反奉承事在兩難【白】計較呆【白】
下去暗沉吟【白】采屏方太【白】在那里【白】在小姐堂下【白】
自方大爺可曾同來【白】上的【白】難道也在堂下坐【白】
聊自大爺在書房里老爺也在堂下【白】吓他舅嫂姑夫已
經見過了采屏我問你今日还是他自己來的【白】老爺和小
姐打發人去請來的【白】如今你來請我也是老爺小姐的主

意以爲自並非這是方太七說與夫人多年闊別要緊會七特
叫小婢來請的睡唱夫人听 叫采屏 你今與我親夫人睡
自你說太七在此睡唱本該迎接方為是 多年姑嫂共談心
但是我與老翁如仇寇 更比冤家結得深 並非我不肯
出來與夫人見 說我今生永不見老牛精 到請太七反芳
貴步臨賤地 便也有許多言語告夫人卿自是曉得 采屏
領命忙回轉 就將此話告分明卿自小婢去請夫人七七說
本該迎接只為有些欠疾不可以風請太七暫移貴步到西院
相會夫人已在那里恭候了睡自極是本該我先過去罷老翁
听 便搖頭 冷咲呵七氣不休睡阿唷豈有此禮聽他說
話真堪咲 世故全无礼数丟 反請客人來就見 主人高

坐在房裏 天下那有此情禮 亏他行出不含羞醜老亲母
吓他不肯來无非為我在此醜我想他夫君尚且无顏見醜何
况嫂嫂自跌便竟要低頭跪白姑夫說那里話瞎唱自今亲
上加亲真骨肉 往事休提一筭勾瞎自小姐你與我同去驪
老令乘机走脫去房去 小姐是相隨舅母不停留 行來早
到西边宅 丫环一見報情由瞎白奶上方太太來哉
其時先有紅云在西院門首伺候

要孩兒

方夫人

走進來

小紅云

已京果

憂疑有急

心胆碎

起先我送姑爷去

得罪花園本不該

倘然提起

真堪怕

到不要今朝錯怪

連累我去受飛灾

我且碎不要管里忘有奶上來朵

奶上方太太來哉

前腔

陳夫人

迎上前

見嫂上

叫連上

心頭原意羞

相見

看他踟躕多拘束

臉泛桃花紅耳邊

強為欢笑无

顏面

不住的搔頭摸耳

強殷勤假意周全

潤別時切怀思今日相逢又疑夢里

皆朕幸荷光臨不勝欣悅

上請上小姑亦有一拜

寔坐定各西東

丫环便把香茶送

始娘吓

同 一別多年皆老大

便是昨唱我看你兩鬢青絲俱漸白

生菴夢從來說

從來說韶華滿眼尽成空

唱我是几年大難遭磨折 搥在流離顛沛中 不死執存已
大幸 怎能還得好形容 昨唱嫂上吓方門不幸遭无妄 破
家搥为賊羅網 這是海底深仇天不共 時常想起限无窮
昨唱姑娘吓 這是你父兄家運該如此 怨恨他人搥扇空
只拋我几遭老肉臨危地 此時仍與你相逢 昨自嫂上便
是昨唱我問得你在菴堂已日久 外边滿院不通風 窗間
我宗親真可恨 所以提你的姑夫氣滿胸 昨自姑娘便是我
問得你昨唱夫妻反目堂淘氣 分居兩院各西東 叫我日
夜不安真抱歉 昨自忌是我家 昨唱這畜生狂妄罪難容 昨自
吓嫂上說起你的令郎來 真上令人几手氣死 昨唱提起從
前一段情 令人真要氣傷心 昨自吓他敢怎乖 昨唱承他美

意前來到 郝逢家里過生辰。昨自其時你姑夫在厅陪客。昨
唱席間不便抽身起。所以請他 先到花園見我身。昨自我
做姑娘的。昨唱一問。係到忙出外。昨自不知你令郎什麼緣故。
昨唱怒容滿面在花厅。見了我半句寒溫多沒有。口上聲
上只說貧。昨自那時我就對他說。昨唱至亲何必言貧富。昨自
倘朕被人聽見。昨唱豈非把我方門看得輕。昨自嫂上我這句
話並不曾得罪他。昨唱他就目无尊長全不遜。胡言亂語好
難听。昨自吓他話些什麼來。昨唱他說從來穷字難瞞隱。他
說姑夫不該人贅姓方門。他說明知此地无魚鈎。他說牧
搥絲綸別處尋。他說盜竊借貸毫无用。他說尊府錢財不
領承。他說自來自去須隨我。他說由飯由茶枉費心。面

鐵青上真难看 口內嘮叨便動身 睡白那時我再四款的不
住叫我也无可如何他臨去還有許多言語睡白吓他又怎弄
說睡白嫂上這也是他志氣有骨格的言語睡白他說鐵死
不吃嗟來食 他說今生不踏姓陳門睡白就是嫂上待我的
好处我自忒記在心頭也不該是他來批駁我的睡白吓他又
說甚么睡白他說我母如何來待你 他說你今嫁出就忘心
睡白阿呀上他竟敢如此胡言氣死我也睡白嫂上他如此這
般睡白非為亲情來看我 竟是平地生波把氣尋睡白只批
他方才睡白故意弄裝來戲我 全无長輩帶訊評 曲中罵
我蘇秦嫂 并其說我不如漂母枉為人睡白你道有此情理
沒有此情理別人多道我睡白重富欺貧將他慢 那曉你令

郎作事太尖新。既自阿呀好个不孝犯上的姑娘。不說我也不知他還不進來陪罪。該死該死。姑娘你凡事拖看愚嫂面上。恕他狂妄胡為。采屏姐你與我去喚這畜生進來。表唱采屏奉命忙出外。再說老谷移步到書齋。睡矣婿請坐。睡天人請睡。令堂多年不見。今日相逢。竟有些不認得。既便是大家多老邁了。睡矣婿吓。噯。我想光明如駿馬加鞭。人世如落花流水。果然去得好疾也。暨世事紛上一局棋。光明如箭又如飛。欲圖上進。須年少。一到年高。志上低。難得你杏林獨步。邀君寇王事。劬勞在此時。況如今你七省關防。担大任。能无刻上費心机。睡是多蒙岳父大人訓誨。便是小婿在京都早曉得湖廣巡抚題奏。疎通水道。便以農工事。至上重農務。本准奏

開河但小埧赴任襄陽一路行來怨聲載道歸罪潘公是何緣
故薛平就是那道台潘公他不過學士出身賄通趙文華得授
荊州二府一境三迂得為觀察他是郭茂卿的內侄唐侗的外
甥薛平是吓原來是奸臣的黨還要請問襄陽府徐學詩如何
那徐公庠他吏部員外上迂太守在任清廉剛直深得民心那
是極好的好官生暗嗟怪不得襄陽合府多稱贊 果朕風烈
有操持 莫言忠佞無人办 自有從旁講是非 不談翁壻
書房話 再說采屏相請咲迷上睡且老谷方太上差小婢來
請姑老谷進去睡矣壻既奉令堂有因且進去一走睡是睡請
你看方谷呵

薪水金 滿懷得意出書房 侍女前边引道忙睡且姑爷这

里來 意洋上 繞過了迴廊 裝尽了那風流樣頭姐令
你休要 喜非常 心花放 只怕你走入了是非門 晉
叫你有口斤分講醒這却為何瞞且你進去便知端的匪吓○
好叫俺難解難詳 一定是為有畢家親事 裡面鬧飢荒頭
自到了姑令你且請住待我進去通報 夫人始老令來了醒
小姐開言避入房 方令緩步進中堂 陳夫人端狀不動唱
怒目睜觀年少郎 方太七 氣冲上變就那恼面厖 采屏
是呆上細看站立边 愛醒母亲 姑母 陳夫人不理方夫人
道 且畜生我問你這位是何人 醒是姑母夫人 醒自可又來
你還不跪下 咳 畜生吓

托曲調

全不念祖宗一氣

全不念父黨宗親

全不念長

幼卑尊 全不念孝悌天倫 阿隋畜生吓 我曰道你讀書
知禮義 那知你禮性全无心不明 我只道年長志亦長
那知朽木难凋真廢人 你枉做了詞臣 枉做了代巡 這
現風七省 如何的治國治民 報答君恩 你先棄了出身
限本 再不道我單生一子 无義无仁 今朝頓覺羞慚甚
枉了我一世辛勤枉自母亲息怒待孩兒与姑母陪罪便了
煞尾 深上拜 跪埃塵 劝姑外不必怒生嗔 從今后侄
兒知罪 往可莫提論讓列位那從旁听的方老夫人此番大
罵他罵兒子就是罵姑娘其實老夫人質地忠厚居心坦白並
无借戈以刺借背揮拳之意列位不要把老夫人怪錯了却說
方谷小心陪罪愈使姑娘置身无地不講里边陪罪再講老令

在書房暗想。醒時此時喚他進去。想那老不矣有何面目相見。俚兒吓待我進去看他們在那里講些什麼。慙忙移步出書齋。意氣洋洋。踱進來。內在門旁來窺听。低頭不語。托腮。只听得方老夫人反把方谷罵。開言不覺怒填怀。咳。我想一般多是亲姑嫂。为什么一个矣良一个乖。他如今总然將子來責罰。難道你到不着慚假作呆。那時老谷昂七步到庭前去。但見方谷跪倒在塵埃。暖再說陳老夫。人慙看見老谷如不見。含羞故意把頭回。暖此時老谷看見方谷跪下。慙連忙走進中堂地。方老夫人就站起來。暖陳夫人看見老谷來了。暖他就立起身來。往內走。暖却被方太七。慙一把扯住。咲顏開。暖自來姑娘不要走。暖唱你若見了姑夫忙。

回避曉自非惟叫這畜生罪上加罪并其枉了做愚嫂的曉唱
特地今朝到府來曉自便是我還有許多言語正要來告訴二
位大家坐下睡阿呀矣增為何跪有請起上上曉自咳姑夫吓
你还道他是个衣冠人物么曉唱這畜生罪孽如山重礼性
全无把骨肉殘睡他並不會曉自咳姑夫吓曉唱他倨傲顛狂
欺長輩這就是无天无地罪難寬全不曉輕薄姑娘如輕母
天倫名分有攸關曉自多是为這畜生害得你曉唱矣夫妇
家庭不睦常洩氣害得甥女堪上待幾病闌珊害得我
做外的老年跋涉走長途凡乎身喪鬼門關咳畜生吓如
此作为多顛倒枉登翰苑列朝班曉自我如今也沒有別兼
話与你讀曉唱若上上劝得姑夫姑母相和好我把你從前

過犯一齊刪 你若不七七調停二老重歡叙 賸自你也休想
母子團圓 賸唱我是情願今生老死在尼菴 睡阿吓亲母何出
此言 睡唱夫人听 暗思量 吓再不曉嫂上为人質地良
我慮他到此來尋事 打草京蛇鬧一場 誰想到義方自訓
无溺愛 到叫我置身无地好难当 想起來究竟我当年情
分話 原有許多不是待方郎 夫人想到此時心亦轉一
腔怒氣赴東洋 開言便把方卿叫 侄兒吓 你令堂責罰
正相当 莫道江山易改难移性 要曉得一言可以就興邦
若說别人与我何干涉 但是我 与你一休相關共姓方
如今既以言明白 姪兒 你也莫將旧事挂胸堂 睡姑母
姪兒焉敢一來是姑母况如今又是岳母了 睡自便是我如今

与你是一重亲是兩重亲了薛哈上七你也曉得一重亲兩重
亲的薛自老来才你又來尋事了薛如何亲母他在女婿跟前
罵得不勾还在亲母面前又罵我了来母如今还是他不是我
不是薛自到是我不是到是我不是薛呵呀我不敢惹你我去
了薛自阿呀姑夫轉來我兒你还怕住姑夫 姑夫吓老身
到此為何來我此來原与你兩位講和來兩位听我一言
嬰孩兒 告姑夫 听我言 從今后 莫提前 万般掇看
吾薄面 你今夫妇不和願 叫我心頭抱歉 再难在此來
相見 万望你平情釋憾 累与我母子周全薛我是那个与
他尋事每事他來尋我既蒙亲母相劝我就忍耐些叔且遵命
便了薛自好了姑夫是講和了孩兒你來劝姑母大人薛姑母

昨自阿唷侄兒吓我與這老亲才夙世冤家立誓不和睦的醒
姑母吓

前睦 劝姑娘 把氣平 家庭內 耐三分 姑夫未免多

執性醒 扼要着侄兒分上慈来青罰侄兒无言可剖○救我終
身不孝名 我只得双膝跪埃塵 姑娘不听心何忍 所望

的慈悲容隱 你听我委曲調停昨自侄兒請起阿唷我真氣

他不过醒來姑娘不要說了如今大家來團相睦自我兒我與

你先來替老人家見礼嚙母子双上帶咲容 先來施礼西堂

中 老爷只得忙陪揖 夫人此刻面通紅 事到其間无可

奈 只得双袖平垂还礼恭 外面堂葵來見礼 那些了环

咲倒在后屏風 忙來报与千金曉明小姐老爷与夫人在那

里行團圓禮了。聽千金聽說喜无容辭。再說外边老舍就討自
已夫人說來我与你如今不是冤家了。吟七七。且嫂上你
看他好沒廉耻。且姑娘你此番夫妻和睦老身也不勝喜幸
但是我還有一生恨事。還未曾告訴你兩位哩。且亲母什么恨
事。正要請叫。且自吓可恨。吓且。且。只為我家不肖在南員。且
做了有傷名分的事。且。且。于理于情。兩不當。且。吓亲母不用說
我已曉得。就是畢家這頭亲事了。且。且。陳夫人問什么亲事。且
自待老身一一告訴你。吓你的令侄。

西江月

一自那年别后

黃州被劫行囊

雪中凍倒在官

塘 黑夜几平身喪

喜遇畢公归省

程途貪赶匆忙 忽

開叫若甚京慌

四下返尋探望

卽因家人救醒

兩边細

話行藏 相邀作伴到南昌 看待全胞一義 他有綉金胞
妹 青年待字閨房 令堂強逼結薦王 提起雪中情況
我自我見原不肯從的无奈住在他家十分情待再兼畢老夫
人若上強逼他不得不從那時又說明了三件心愿一是要母
親見面拜堂二是娶陳家先做女婿三是要成名之后完叙
如今朝廷玉旨謂兩家摠在喪旧同日花燭這數天內就要成
亲的了昨日吓原來如此嫂上這是極好的一出美事何得反
說恨事來嫂上吓昨日我自嘆今生子息稀 单生一女甚孤恹
難得天賜奇緣真奏巧 將來我女有相依 况軍門本有
師生誼解白他的妹子与我的女兒哩我总看成一義沒高低
解說來說去这句话还說得是昨日哦我也有是的說話 嫂

上姪兒是改名中的作唱怪道今科展試題名錄狀元籍貫
在江西作唱是吓女壻原是南昌籍成名的此時夫人才得明白
方老太太听得姑娘如此說更加欢喜開言就說作唱自難得
二位海涵老身不勝銘感作唱亲母此事不独我老夫妇欢喜我
方才說与女兒知道看他也甚心欢作唱白姑夫这庄事令爱先
知道的了遂把畢小姐到过菴堂采屏会面畧提了几句多說
菴堂内婆媳兩次相逢此乃天賜奇緣并非老年積善之报可
为大幸的事了作唱呀閑話少說此時天色已晚老夫人就說我
要回菴去了作唱呀嫂上吓作唱你此言說得甚希奇作唱且嫂上
此間何地菴堂何地作唱况且你令郎現今本地为官敢作唱
自如何放母亲作唱在荒菴奇跡卧裏非作唱嫂上我這里忘

杰草楊堪容膝 何須客有嫌疑 嫂七吓你在菴中已日

久 只為他們在我跟前絕不題 我若早知你到襄陽地

連枝自有不同棲 且姑娘只是我在你府上打撓不當明且

吓你又來罵我了當初他們實在瞞瞞使我抱歉難安喏总是

他們做的事噓咄你也不必說了总是老夫不是如今好生留

嫂七在此睡了環掌灯分付厨房备酒 矣壻我与你外边去

坐罢唱老谷欢悅咲嘻七 双七翁壻步忙移 今晚是内外

厅堂多設席 如同王母晏瑤池 家人伏侍多高興 使女

欣上東復西 遍處張灯如白登 疑待新亲愈正齊 翁壻

两个席間提起当年事 正是循环否泰因为之團矣婿 我

与你今宵已遂平生樂 酒人心脾无醉期 請吓 請不

談翁壻開懷飲 再言姑嫂話扒頭唱姑外可令愛矣明知太
體 溫存淑慝世間希 我兒登第尋常事 方門有媳独堪
奇昨自多蒙謬贊昨唱這是嫂七為人心地好 令郎平地上
云梯 者說小女年幼死知妓奔慣昨自恐累及嫂上昨唱將
來每事費提携昨自好說 此時小姐在旁囑有意殷勤將酒
劝 直飲到月移花影过牆西昨自此時酒席已終陳夫人說
嫂上我与你潤別多年一旦相逢不勝之喜就彼此同榻也好
再作細談昨唱夫人听 咲落七 姑娘吓 要我嫂上來陪
理欠通 今宵你自有相陪客 老身叔作一媒翁昨自嫂上
你到來取咲起來昨唱我是兩載分居甘寂寞 說別夫妻看
得空 今生誓不同房住 提起冤家恨滿胸昨自姑娘吓

你若今宵再不歸東院 我立時打轉轉菴中 你夫妻尙不
相和睦 我与你姑娘素情竟竟松疎 自小姐与我分付外边
打轉我要回菴去了 自娘上說那里話來你何以處我 我
你不要如此作難 此時小姐在旁又劝母親休執意 且
通融 劝外今日要相從 既然舅母來若劝姐姐若執意不
允致于舅母面也責得面少光輝 話落空 自是吓小姐說得
不差 你若不肯听我叫我臉上那里过得去 不要管 小姐我
与你就送令堂過去 采屏姐你到外边快請老令進來 自
是曉得 自了环們掌灯 自哭 自那时方夫人 自上前扯住姑娘
走 陳夫人是到竟羞慚面泛紅 侍女張灯前引路 于金
隨后步從容 回廊曲上行將去 早到当年臥室中 陳夫

人一看諸般器皿依然在。塵滿妝盒鏡匣封。只為年餘不到房中住。竟得滿目淒涼又不同。丫环即便來打掃。鋪床疊被興匆匆。不談里面安排好。再說采屏相請主人翁。自老谷方太乙送夫人已歸東院。叫小婢出來請老谷快些進去。与夫人和好。罢。胡說。方谷听了喜出望外。好吓妙吓。如此岳父快些進去罢。唔。我誓不与老不矣同房的。到。自阿。哨。岳父小婿要來求你了。咁深七掛。愚年高。何須故意做推敲。姑娘尙看家慈面。難道岳父心頭這氣未消。家庭和合方為順。大人。你是泰逵詩書見識高。方谷正在來相劝。再說了頭一次。又相邀。自老谷方太乙請老谷進去。老谷若不進去。方太乙就要打轎到白蓮菴去了。自阿吓矣。

墻令堂見召我且進去就出來的。睡天人快請睡老令一路進
來倒覺含羞。美仲七縮上首頻搔行來已到房門口了。
环通報老年高。自太七我里老令進來哉。方老夫人開說
老令進來十分欢喜。自妙吓果狀姑夫來了。睡菜母相召有
何見諭。姑夫吓睡唱可看見織女臨河已俟久。端得牛郎
渡雀桥。你看月移花影紗窗上。此時不可負良宵。睡哈七
七亲母到來取哄起來了。睡姑夫吓睡唱早备花紅斟月老
謝媒端等在明朝。睡自失陪了。請安置。睡唱耳時帶哄忙
走出。就把房門反鎖。半睡方夫人自然与小姐同房寢。
方令是安頓書齋。过此宵。再來房內夫妻人兩個。共对良
缸灯影。睡。那時陳公把夫人仔細一看。見他玉貌花容。至于

靜養年餘益發光華潤澤可稱半老佳人。老令對了微上咲
相見依然是旧交。只見夫人走到房門口。怒容滿上喊

声高。咱自了。环們開了房門。奶上方太上鎖不了。鎗匙少帶
去个哉。咱自小賤人你不開門。少不得打尔一个死。那老令
看見夫人美貌早已心軟了。說道夫人这不干了頭們事。这是
你令嫂的好意。不要減了人的情分。夜深了睡罢。下官身子困
倦到想睡了。咱自啐你要睡与我何干。咱夫人不睡下官何敢
先睡也。沒有这美情理。咱自你這種人也講情里。若講情里就
不該打我了。咱呵呀從前冒犯总是下官不是。如今下官与夫
人陪礼。翻深上揖。曲了腰。効夫人一慨休題。大度包去
人端坐不來理。恨在心頭半未消。夫人吓。你須念我半

載獨居情在你

連采屏几曾沾染有分毫

就此一節真堪

取我特為夫人守得牢解夫人吓我想別个去君怎肯如此

豈只怕道采屏早納連生子

穩坐中叔尺伐而万般那有

夫人分

他的才情比你高

解夫人這難道不是我的好處么

昨自夫人听罢怒容來頓釋解自回轉頭來說道這不納采屏

笑是你畧七有点良心

解唱啞然一咲就罵老風騷夫人是

生米落鍋煮熟飯

老令是順承推缸把櫓搖解要曉得夫人

年总五十解他平時參葯堂調理

海水還須月上潮

因此

藍田能種玉

這也是世間奇事甚蹊蹺

半百生兒天下少

只為陳公貪漁饒

世代为人多好善

上苍不負接宗祧

那時玉帝

特遣張仙送子他家去

來年庭下小兒曹

事且待慢上說 再說方谷公座在明朝 文武官員俱以
到地方上緊辦差徭 自狀就在陳府來迎接 門前車馬
鬧傳止 上在完因兩件事 再將下卷說叨

孝義珍珠塔第二十三回

第廿三回 花烛燵新郎一夜表親淚哭泣

第廿四回 仙丹医病母三男昇甲慶團圓

面說方狀元于謝恩之日已將兩家亲事面奏朝廷恰好畢云
显提督衙門現在襄陽自以天子賜其先抵楚省同日元日老
夫人遂擇了合吉良辰其時王本因方谷付他數百良子到河
南修坟墓夫子再說吉期已到驛官場做事原容易 况是巡
回御史尊 正属良辰多已臨 雨乘綵轿擁祥云 一乘來
到陳卿臣 一乘來到畢軍門 金字頭牌分對七 良辰月
斧雨邊分 黃罗宝蓋飄七動 有虎旌旗五采勻 馬士吹
來細鼓樂 街功欠仗甚紛紜 官灯百盞排前后 燒响三

聲遠近開 狀元兩處來迎轉 中堂瑞象甚風凰 當時交
拜齊行禮 兩個新人迥出羣 謝了王恩頭九叩 又拜萱
堂老大人 盈庭喜氣欣無限 一饌閑文不必云 隨再說諸
親已畢前斤 候就待客直至二更各人散去 狀元來進
洞房 驀自合先宜東院去 誰知東院已閉門 驀方令把門敲
了一下里邊問道那個 驀是我采屏姐你把門開一開 隨日牽
小姐之命請狀元到西院去 驀却是為何 驀自小姐說 驀唱
曰黃州遇大盜 形骸早以雪中埋 若不是軍門來救我
如何倘得有餘生 畢府之恩真莫大 豈肯忘却女子金
鈿應訪西院成亲去 細想南昌一段情 我小姐早已身归
羅帳內 請移寶步向前行 方令所 贊運走離天矣太惠

之輩。雖書佐仆。從不相當。但難道生意行中。並非生意行中。
漢。但敢是農家田舍。雖也不是農家田舍。但真非為富家側。
望。但富家側。望九欠好。但究許誰。但清貧寒士。字書查。但
他以貧書身。如何又嫁个貧士。豈不上半世吃著。但或者此
人能上進。將來尚可把名揚。但這又渺上。帝上之事了。相公
料之于未然而棄之子。現在非所以。但采屏也。但使夫人何以
處之。但依手省起。但相公之所以。但重采屏者。為其有才識。有胆
量。有情有義之人。而相公之所以。但采屏者。竟未能听其口中
之語。察其心中之事。以結其意中之緣。是相公大有負于采屏。
恐采屏亦未必依你。肯嫁。但應。但為他擇配。到有負于他。
上又不肯依我。但相公。但牢記。但上記在心頭。我想采屏的終

豈不歸相公而歸誰誰如此說是要我納采屏的了

生夫人羞笑曰何差爾我監田種雙聯佳偶 二喬儻倖得兼

收轉轉思量多抱愧 未知前世怎生修 既得隨來又得

蜀如何又要掣妝姿 上林花好忌佳品 禁不得傍枝橫

出在稍頭爾相公吓 人必重情與重義 迂拘之見來由

冰屏是忠時義胆含才畧 青衣翹楚婢班頭 怱然偶帶

三分氣 算是裙叔第一流 劝君急把采屏納 魚水和諧

下釣鉤 如此良辰如此友 好將同裏抱我稠 這才不負

花園語語就是妾等也拉得一個盟手

下夫人忌蒙你美意但老母跟前尚未告明兼之表姐也托為

他擇婿与夫人意見又有不同

既不同待妾身自到東院

当面約定再與開堂上便了。醒夫人移步喜匆忙。老令隨後
出房中。不表老令外面事。單請夫人到院東。翠娥小姐
忙相接。采屏更竟有歡容。坐定之時茶一盞。那畢夫人
欲語塞喉。唯把采屏看了一眼。采屏早以心裏避了開去。
小妹有一喜事告與姐上知道。奈妹你有甚喜事。這喜事
是大家有分的。姐上吓醒就是采屏人一個。姐上深知闔閭
中。做人好處无消說。但年當及笄。合牽紅。醒妹子吓現在
我托相公为他擇婿。姐上不是這等講。醒為甚替他來擇婿。
尋些野蝶與遊蜂。醒依矣妹不替他擇婿作何了局。姐上
吓醒現成了局。直容易。婿在家中郎主翁。醒難道納為副室
不成。若不納為副室。他亦未必肯嫁別人。姐上吓醒你豈不

洞見他心腸非外向。你豈不熟開他口齒露着風。但他話是
有一句說道我情願終身伏侍老夫人。決不到別人家去。過活
可又來。但剛七台有油瓶蓋。只在河盆托出中。但英妹吓
但是采屏性子不好將來為日甚長。方一與英妹畧有齟齬事
未可知。罪即難贖。使我放心不下。他伏侍姐七十余年。並無
故犯。即使有發性之時。姐七可以容得。難道妹子到不容得乎。
但見他和言婉語循規矩。決不到恃有爭鬪生動。通光
且井血續繫奇相助。百般你我得從容。他才優。只管得家
庭事。更可以多生好了夢。占能芝蘭玉樹盈階茂。也學
个笏滿床頭郭令公。但恐相公又有一番講究。未必肯從。
噯姐上他有甚講究。只怕求之而不得。小妹已與他說明白的。

了。他荆釵十二豈无意。况采屏前后为他有熱腸。及照着
老夫人之慶。豈方分感激在心胸。只因兩院双七在。再納
偏房理欠通。今得小姐資旁來。恭賀。只落得行船順水扯
風蓬。頭矣妹還有一說。老夫人堂上必須稟明。又未知允与不
允。菴堂來往全仗采屏。今半月以來。又是他當值的。老夫人
一定喜歡我同姐七前去。妹子請。姐七請。東西院。兩
夫人。携手雍容緩步行。四隻金蓮剛一兼。曾无平点蓋
輕塵。中堂已到掀簾進。上前方福老慈亲。曙唱七七含咲
添歡喜。細看多姣兩玉人。何幸我家有此媳。老身遲慕
福还增。那時細說家常話。又触当年多少情。媳婦吓
我想。为人总是出門苦。天涯學日好淒清。况我白頭來奔

走 几平死在九松亭 后來得到菴堂內 也还难以保餘
生 誰知婆媳偏奇遇 兩次相逢渾疑裏身 矣哉媳婦
真如女 双上为我禱观音 仰蒙菩薩提携力 我兒今日
代天巡 媳婦 你兩人夫貴妻榮俱遂意 我自但我还有一
事牽挂在心 即請問太夫人牽挂何事 唱就是青衣一采屏
他几次菴堂頻往返 周全多少費心情 即今我病瘵他
知道 每夜亏伊当值勤 此女現今十九岁 不宜担擱悞
青春 作何結局如他願 托在双上兩媳身 搥要婚姻來
就近 使我時上得見慰生至 隨列位要曉得老夫人这几句
話頭也是要納采屏的了 于是兩个夫人就把此情說与自
聞荀台縫者夫人十分欢喜不必再言却說此事是繡金小姐

值于因方谷即要起程遂于三日內揀定日期用鼓樂拜堂
金小姐又把自己的冠帔借他穿戴老夫人受了全孔兩位小
姐受了半孔自此日起合宅多稱為二夫人懷里兩家的太
多來過門作賀演戲款待仍如田例卑說初更時分方谷看過
母親又到兩院夫人處作謝了一番然後踱進新房里來
好造化如今是大開門了四步匆七喜氣濃采屏穩坐在
房中見了大爺來立起低頭不語面微紅他十年為婢
多持重今做新人越素素三忌不及兩小姐三分昇足
也稱雄大爺是面對面來原熟客此時又要觀花容只
見他嫵娜身材瓜子臉七盈七秋水剪雙瞳楊柳纖眉疑黛
綠櫻桃小口點脂紅七裙邊露出雙七小立定多時不動

層睡了環們睡了環們多在素只有何分付你們扶了新娘
子歸了坐位各上歸房不必在此伺候你曉得我那些了環唱
扶了新娘來就坐你去罷曉得我一各退避出房中 方
谷衆把門閑好 坐對從頭訴苦裏 姐上吓 我與你初識
面 在花所 卽家待我實非輕 一種悲腸經曲折 几番
好話又丁寧 姐上吓 你忠肝義胆無人及 你臨起秋波
轉更深 我自從別后添酸楚 牢上記有你芳名 春光楊
柳登時過 你我相逢正到今 你有我來我有你 兩人摠
是一條心頭自你既有心干我方何又要把我別許你 姐上吓
豈此是表姐再三來扎付 道俗不肯低頭屈伏人 又恐綉
金小姐未必寬洪量 万一彼此參商待怎生頭自我小姐果

然閨中少有那綉金小姐蓋發是難得的噫臣姐上吓罷也是
你为人本好他欽服所以綉金小姐實來自調行這段姻
綉金小姐真難得 表姐何嘗有異情 誰知吾母同心意
也要將你由在自家門 說到菴堂多少周全處 姐上吓
全仗你不辭奔走看慈業 送錢送米送衣服 免飢免渴免
憂清 倘非姐上能如是 吾母如何保此身 方令說到此
聞腸欲斷 登時离位揖深上吓我謝你活肉之恩不
奈我方甥不孝罪大未能为人子何以为人臣乎聊呈采屏所
好傷心 連忙面礼泪双零 便把罗巾來拭泪 欲言又
住細思尋 這是洞房花烛夜 如何惹得哭難停 支持免
强容依旧 方始開言再說明 老舍吓奴有一言來奉啟

上上為官御史听 兩位夫人操家政 定能整肅有章程
采屏鉅細无容營 但願一心伏侍老夫人 我自我想老夫人
阿彌唱自從哭別坡堂內 万水千山歷苦辛 松亭救得壽
生轉 絲上白髮漸凋零 况又佳蕋多抑鬱 曾无片刻緒
安寧 他已染成胃腕病 向未入前說一声 通夜翻床眠
不穩 及今三月有餘零 兩位夫人多不曉 拙為高堂歸
得深 惟有采屏隨左右 習知灼見病原因 晨昏侍奉來
加意 此病也还減几分 我自如今与老令說過 我自我到
老夫人房內睡 老令不必与奴亲 東西兩院凭安宿 老
谷吓 只要你有心得我不以身 等到高堂病愈日 再与
你全瘦我稠做小星 此言今夜來約定 老谷吓 你莫把

有病裏年看得輕。誰想老夫人的冒。喉痛老谷。竟不知道一
聞。采屏之言。心京胆破。重新又哭起來了。采屏眼淚也不知道流
了多少。園可。怜花。燈。歡。娛。夜。一。對。外。央。泪。眼。睛。燭。炬。已。經
三。四。換。早。听。樵。樓。打。五。更。始。解。羅。衣。同。就。枕。雄。鷄。報。曉
忽。天。明。采。屏。真。个。能。專。家。原。是。儒。家。好。出。身。睡。到。了。第。二
日。老。谷。到。老。夫。人。處。請。安。就。門。及。胃。腕。之。病。老。夫。人。一。槩。隱。隱
不。肯。說。其。詳。細。因。自。見。吓。我。病。不。足。為。慮。但。是。我。在。菴。時。菩。薩
座。前。許。一。个。大。七。愿。心。你。須。看。我。一。完。睡。母。亲。有。何。心。愿。見
吓。我。目。從。及。河。入。菴。之。后。因。唱。只。道。我。見。身。已。死。稽。首。蓮。台
觀。世。音。伏。祈。菩。薩。苦。持。力。孩。兒。或。可。保。其。身。果。然。巴。得
高。官。做。我。就。重。修。伏。像。塑。金。身。還。把。浮。圖。造。一。座。七。層

宇塔鎮山門 如今你果蒙神佑 此塔還須你造成 但是
你這有蒙恩一月假 必當卽刻籌分明 若何工作若何
料 多少時光多少艱 若得部署經營多美妥 好束裝廻
上代天巡邏孩兒領命就去辦理此事便了 爾等各盡命忙移
步 來至中厅議事情 爾家你們快來 爾來了老谷有何分付
爾老夫人要造七層宇塔永鎮白蓮菴內你們還去喚齊石
匠木匠鐵匠鐵匠等就于今午到來雇料估二并估日期快去
上上母得遲悞丑是囑火速差人喚工匠 不消半日一一齊
蜂湧到中厅 爾軍人便估須料價二万五千兩工價二万兩必
得一年始得成功 軍人退后那時陳畢二處俱已知道 爾公捐
良四千兩畢公捐良三千兩陳夫人八時到菴市捐良二千兩畢

家婆媳共捐良八百兩方谷自己捐良二萬兩翠娥秀金采屏
共捐良三千二百兩于買物料之良已差得差不多了惟工作良
一萬兩倘先做主此是后話變上再畫戲單說新婿三日后
堂前重叙老夫人 下回是團圓局 話到團圓局又新

孝義真蹟珍珠塔第二十四回

目原第廿三回中

面話說方谷納了采屏做过三朝畢老太上同媳婦辭別回去
陳老夫人此時与老夫人姑媳十分亲热依上不捨原要再停
几日老夫人知他身怀六甲这及要將息的不便于由因此也
卽送回驢車說采屏人一个他与方谷約定过三朝仍到
老夫人房內來陪伴晨昏伏侍把肩挑因此將身不出外
丟却新婚甘寂寥老夫人是几次劝他上不允兩位少
夫人是几番相劝也徒劳方谷是愁腸牽掛娘亲病但願
他在房当值老年高睡过了七八日方谷打点行装正要起程
一面買齊造塔的物料等河南王本回來辦理興工事已忙促

尚缺工費一萬兩靜芳師太只得向各家去寫緣簿不想老夫
人胃腕之病大發起來圓頭暈眼昏來睡倒胸窩住痛實難
熬四肢冷厥難舒展袖氣昏沉又發燒采屏急得渾身
忙遺了環向外跑報與方谷又報東西二院各人飛步
各心焦一個孩兒兩媳婦齊走到向年圓阿呀母親
吓如何頃刻京天事這病源怎弄起根苗兩位夫人也
把婆上叫床頭回定淚如潮微上喚轉有聲急只所得
欲吐連上隔住生曉自兒吓媳婦吓我方分疼痛難開口
胃腕恍如割方力曉自等我少睡片時你們多出房去料理
正務至于我的病源惟有新媳細上知道問他便了圓那時老
谷連忙走到外听分付家人把襄陽有名的醫生多請了來家

人牽合分頭去請自己又到了書齋做成本章因母未病重乞
假三月就在襄陽調理把本封好差人飛馬上京朝廷自是
准的了后話且不必題再說兩位夫人摠在床邊不離一步細
問采屏告訴此病始于想子及別故行路投河入菴多少悲愁
日積月累根株已深恐一時難愈兩位夫人听得泪如雨下采
屏也同哭了一回囑只听得床頭氣息微上轉 老夫人叫喚
有声音 三人多在床前候 揭帳低上問个明個婆上可要
作嘔囑運忙扶起刀斜側 几番嘔出暑鬆輕 然而元氣大
虧損 大齊表齒脫了形 少停七八医生到 方谷暗了進
房門 二位裙釵躲帳后 齊將珠泪拭罗巾 再說逐不名
医診過脉 方谷又陪了到中所請列位老先生家母的病勢

畢竟若何。因大人吓太夫人此病看來十分沉重。晚生連識淺才，踈恐難收效。因方谷听，泪双傾。阿呀！我今全仗老先生。倘果医得此病好，是元功再造大恩人。我必解囊來重謝。也不謝黃金与白良。竟謝珍珠塔一座。老先生吓。此是世間希有寶奇珍。那滿堂听得奇珍謝。那个医生不用心。其實病原難可治。徒然搔首費沉吟。因列位老先生全仗上。因大人吓晚生輩。既蒙尊托，敢不尽心。因各把根由來細說。各人議論各分爭。有的說道年老元神耗。有的說是陰虛邪氣侵。有的說是精勞交癱症。有的說是胃弱食还停。有的說是外寒包鬱火。有的說是噎膈九分成。因列位老先生对症寫方。当用何藥。有的說是地黃宜常服。

有的說是通理醫養和 有的說是調中益氣好 有的說是
最妙用茵陳 有的說是桂附方終大 有的說是清補重加
參 參差不一難酌定 大抵凶多吉少費調停 即時辭別
紛上去 相送紋良各二金 方不含有愁容來進內 床前
再看老夫人 且見吓我是不服藥的 且依孩看起來這班
醫生毫死定見方一誤投反多舐得到不如不服藥的力貴
兩位夫人齊上說道與其求醫不如求我兩個明日就到白
蓮巷拜來觀音大上單的二夫人在家伏侍變上用些米湯慢
上調先便了 且見吓如此甚好我還有送塔的心愿現在
要完你替我先告与菩薩知道 且見吓此事你料理得怎
麼了 且見吓放心物料已經購買即日可齊目下已是殘冬且

過了新年孩兒已擇定二月十九菩薩生辰就于是日興工等
王本回來一切叫他督辦自見所造塔一事竟交与王本你
命名在身急須起身才是鮮孩兒已上表章告假三月等母亲
病愈出巡未遲嘸一切話文難細寫 求神問卜事匆忙 觀
音等語多吉利 香閣三个署實賜 陳老夫人來問候 夜
間宿在翠娥房 畢衙日上差人至 又來了菴中尼靜芳
時往時还下必說 拙然为有老萱堂 看上一病交一月
日拖日重日倉皇 人參不敢來多吃 只有須微進米湯嘸
那曉再過兩日老夫人的病更加沉重嘸兼且米湯吃不下
甞上待斃命將亡 大抵人生原似夢 栩栩蝴蝶与黃梁
夢里來時夢里去 何人喚醒黑甜鄉 春三秋九花同夢

花落花開夢一場。再說老夫人奄奄待斃。救星畢竟是那一個。咳。這也是難說了。七八醫生重請到。一各接手不問方。診來六脉俱无有。安排后事沒商量。忽上退去休嘆苦。單表那亲丁四个好凄凉。老令是泰山崩倒号咷哭。万前穿胸断尽腸。兩位少夫人是。跪倚床邊身不起。双行血泪告穹蒼。怎能放得婆上轉。上身情願替萱堂。二夫人是自恨采屏多含苦。把頭磕破血粘裳。滿地滾來不願活。但願泉台同走路。茫上房中開得難分解。救是忽已到門。賡註只見家人慌忙來報說。道門外有个道人云。老令以珍珠塔為謝禮。他特來醫。老太上的病的。請老令即刻相見。老令一開此言。爬地而起。揩泪而出。那道人已走入厅中。饌原

來一見還相識 就是黃州許習仙 姓老谷把手一拱請仙長

台坐 不用坐了 尊堂命在須臾際 我有靈丹可保全

但將清水來調服 立去沉痾自忽朕 我一則加添父母壽

二來怜你孝心虔 多謝仙師 還有一說你造塔了愿尚

缺工費 方兩哩 正是 此刻你不必了 仙師何以言之

嗟 你把珍珠塔與我 包得功成隨刻不遲延 化机可省

民夫力 就在中春二月天 菩薩生辰十九日 必然宝塔

峙 看前的事不宜遲 你快去把珠塔交我 上好把靈丹付你

就此飄然辭別去 逍遙自在白雲邊 方谷听了心難喜

並不狐疑信得堅 移步慌忙向內走 就向翠娥小姐取蓮

白 即携此物來斤上 当面交與許習仙 那許習仙收了

珍珠塔就把一粒丹藥交与方谷習仙揆袖而去方谷一把扯住說道仙長我娶的你几天果狀母病立愈合家還要拜謝我輩豈受謝之人來也速去也速來使君家增福祿也去尋一片烟霞宿經仙長既然要去也不敢強留但要動問几句此丹從何而來何以知我母有病自不瞞你說我乃許旌揚嫡派自黃州別后就遇有一个仙人乃國初的張道遠他收我力徒授我煉丹之法此丹名爲保元延壽中和太乙之丹尊堂服之壽原在九上以上自原來如此弟子就代慈亲拜領自不消拜得你尊堂原是宝婺瑤光星因走入了磨蝎宮有二十年勞苦悲愁此番之病磨蝎已除你妻妾俱孝而矣三男昇甲尙有一子爲方家五桂此皆尊堂福命所招撫之万事積明功爲

上請罷七

上

再問仙師到何處洞府弟子將來尙可得會否

外去住无定后会难期我有一言君且記有仙長何言弟子

謹記

外

二月十九

菩薩生辰

珍珠粒七

宝塔層上

雷電風雨

頃刻功成

浮圖舍利

夜上光明

詩

娘兒婆媳会菴中

纓絡莊嚴色相空

曰

一座珍珠光燦爛

照他南北与西東

又詩

伏法仙机棹引年

灵丹來處本心田

曰

我身更在塔尖上

今日才知許習仙

習仙言罢飄然去

方爺捧药到床前

依他清水來調下

立刻沉疴得就痊

瘡蝎消除多是肉

灵丹不費一文錢

老夫人從此形神加爽健

長上通夜得安眠

不用來屏

陪伴了

仍归已塌踐其言

如今始有新婚樂

狀元雨露

搗瓦偏

荏苒流光容易過

殘年已度又新年

買膏造塔

般七牀

堆在菴門左右邊

羹到仲春限亦滿

事情緊急

莫拖延

方谷就擇于二月十九日興工造塔三日后裝束起

行光明迅速已是二月十八日是夜風雷大作屋瓦俱飛到了

次日

天開晴曙光明現

五色雲霞分外鮮

只見七層塔

一座

菴門之外聳巍然

真个神偷鬼運由天造

珠璣絡

索挂中間

京得中尼皆吐舌

那時暗中結撰伏神仙

列

位莫道此事在可信不可信之間古今來如女媧之五色石始

王之驅山鐸五丁之開巨靈之劈馬公之移会几之禹廟梅梁

杭州之飛來峯運木井武当之金屏皆鬼使神差天遺地設而

卷一百一十五

成則又何疑乎白蓮菴之塔也張那時靜芳師太忙通報老

夫人是合家歡喜謝蒼天怡恰好逢菩薩旦赴菴車馬甚

喧填齊七叩祝蓮花座又出山門拜塔前陸陶金碧苑

紅旭燦爛良黃纒紫烟似有摩空珠灼爍設他合影塔

圓尖可知因果重上在又謝神奇許習仙張到了三日之

后方谷打点起身却值王本從何南回轉就將家事托他照看

判告假限期今已滿代巡莫可再遲延當初察院從不帶

家眷只為此官奔走刻无間因此方谷來拜別商情多

少話難宣至益七省團上轉笑到回來要兩年別了豐

堂到東院可嘆的是數月新婚又各天張方谷到了東院恰

好秀金小姐同采屏俱在那里等候方谷張三行裙釵心一詠

各將保重二字話纏綿

方容重把娘來托

此時難免泪

迎上 人生最若惟離別

上到夫妻更可怜

升砲開縐來

上斬 岳家兩處杯尊前

般上叙別无消說直那陳公与畢

軍門囑一齊相送到船边

正是九閭使尉紅旂展 率土王

臣我独矣 帳望白雲亲舍遠

陸途乘馬水乘般

我把益

查七省且佇講

再表蘭房三少年 別了夏秋之交方令從

河南回轉襄陽天子又賜假三月再行出巡其時三不夫人生

后多有了身孕 流光易逝真如箭 烏兔飛奔不肯停 忽

上秋闌冬又饒 几声炮竹度新春 是年喜重重上見行

我輕撥絲絃細上陳 那陳老夫人 怀胎十月期剛滿 元

宵生下一孩嬰 目生時五十有一岁 取个名兒叫瑞生

既而三月初三日翠娥小姐產其姪四月中旬十五日

采屏生子又臨盆過了幾時逢端午輪到夫人畢秀金

首酒飲完來分娩胎包破后試啼声每臨端午生非好

豈知屢出全矣人齊國孟尝王鎮惡西方羅漢轉投生

多生端午真祥瑞要曉得方家此子更文星馥東院陳夫人

所生居長取名方茂典二夫人所生居次取名方茂官西院畢

夫人所生又居其次取名方茂苗老夫人曰七脚仙弄孫真乃

老人有福福獨有畢家偏是女將夫人一胎生下兩千金

忌差月分還同爻也是各人會運所招成家崇瑣七且去

過再說为官方大人七省巡查俱已遍把積蓄清料徹

底清万民感戴真如母貪官汚吏尽遭刑兩年回轉

明郡 合家歡慶喜非輕 看了孩兒人三個 初離襁褓始
上行 畢陳兩處重歡會 靜芳師太也來臨 蒼頭王本操
家政 出入消除件上清醮 老谷有王本依旧料理家务并看
管家眷自己要上京歿命不想是年河南有了水灾朝廷頒諭
旨一道茲尔翰林院修撰兼七省巡漕御史方定奉職勤勞剔
清積弊才優于任功茂以官有陞授工部侍郎即赴河南治理
河事桑梓之鄉自太熟諳其速前往母稍稽遲方令接詔以后
就要起程恰好畢軍門的父亲在生時曾做過河南巡撫与侍即方定
修防之績天子復降諭旨畢云显補授河南巡撫与侍即方定
齊心協力並奏安瀾以副朕望畢公奉到詔書也即束裝兩家
眷口同行別了陳公夫婦來至河南謁欽差抵任同巡搖雨

處播齋咫尺居 治水經年來奏績 中州民得免其魚 金
提于里生祠築 方谷面至入京都 天恩有喜恩加渥 晉
階吏部做尙書 不迎家眷因亲老 屢上封章乞養餘 至
再至三始准奏 九重恩礼特为殊 青宫少保荣街賜 蟠
衣玉帶許归后 并賜萱堂金字匾 风箏准文御筆書 書
門万里江河遠 初衣得遂樂何如 表同轉河南一家團叙樂
在天倫不能細述只好言其大樂 表老夫人是窠髮婆々步履
健 三位大小夫人是 年將三十尚青春 三个孩兒多九
笑 讀書請得好先生 龙是生龙风生风 南当拙角是奇
英 却說畢云显双生之女也是九族 表兩家又把絲夢結無
非是月老從中牽赤繩 表單家的長女許与方茂典乃東院陳

夫人所生其次女許与方茂官乃二夫人采屏生的還有方茂
萌是西院畢夫人所生另聘商邴宋陳老之女又過了數年翠
娥復生一女綉金復生一子一女采屏又生一子方令共有五
男二女畢家蔣氏夫人得生一子就定姙娘綉金之女嚙我不
表兩家亲上加亲 詞中再說畢中丞 自在河南官已久
年豐民樂過光明 這是水災終不免 未免修防費尽心
又因堂上年高多病病 把表章做就達楓宸 臣母今年
七十八 瓦霜風燠病相侵 伏乞聖恩賜終養 合家頂戴
感朝廷 殊非命允來交代 一月之中要起程 那時卽歸
相商酌 說起河南往欠寧 連年水患多冲碍 田房早以
赴波稜 坟堂修葺仍難保 想起搬移一段情 到不如兩

家同到義明在 安穩雄番百雉成 又有陳公原在彼 叙

談可以快生平 商量約定同行走 兩人各稟老夫人曰那

方夫人至柔只有一位姑娘得同居住自然是欢喜的至于畢

老夫人最愛是綉金小姐原欲母女相依而蔣氏夫人所生兩

女一男聯姻多在方宅豈有不願同居之理況且南昌新遭寧

王之乱本難住得目以遷移為妙若翠娥小姐及采屏得歸故

里喜氣欢心益發不消說了四大局安排多已定 方令卽差

王本到襄陽 寫書辭与陳公曉 要買城中兩所房 蒼頭

王本前來到 叫他細看好門牆 外附白良一万兩 價如

不足再商量 伏惟岳父來裁奪 慈安並請老姑娘 嘴与

畢兄及家眷 消停半月東歸裝 其餘王本面為稟 頓首

尊前字几行匪却說陳公接書之后同王本看定一所入官房
屋寬廠高大用費八千當時買就然尙少一所家眷不日要到
甚費躊躇適陳公的相好左學士閑談說起原來左姓係襄陽
第一大鄉細學士卽陳公三家其女許与瑞生就是陳老夫人
五十一叟所生他家業丁頗少第宅頗多說道令堵少保公不
必買房我有七進士所現在家有常七借做公館亦可厭之事
今不如借你令堵暫住等自己起造新房那時還我便了陳公
說如此甚妙列位要曉得這左學士后來生子左彝為南隸
提督生孫左維明为天啟年間大學士事見天雨花彈詞中但
是后話又並不是此書的正文如今收到正文要講到兩家的
衣錦榮歸了阻曉行夜宿无多日同走同行同到襄合部

地方官大小

多來迎接甚匆忙

御史陳公嶠亦到

一齋

擁入大街坊

分為兩處新房宅

果狀廣廈及軒昂

陳老

夫人帶公子

肩輿入座到屏堂

別離既久今朝會

相叙

密溫話正長

通贊瑞生好品格

陳老夫人

也竟得十分

滿意喜洋洋

及看外甥男女七五个

五个其姦雨風風

又竟瑞生還有欠

正是一家眷過一家郎

華蓮款待何須

說彼此亲情非泛常

富貴興華天下有

而今第一笑囊

唱

連左學士夫人頻上來往四門姻眷做一室團圓了自連

菴中伏婆身故靜芳与徒弟俱在方老夫人同三个媳妇去拜

伏又拜宝塔因塔時有光彩呼為瑞光神塔本地人又呼為珍

珠寶塔自此以后自蓮菴十分興旺連尼姑也冠冕了多少

正是做伏依朕娶福地 浮圖百尺放神光 照見三千大世
界 善者能昌惡者亡 便是了坏人几个 就中也復有低
昂儀邦說秀金小姐的了 环王翠配与王木奴子王小榮为妻
開个桐油雜貨店足上挣了王六千金做成了好上一分人家
独有紅雲人本波峭却帶尖酸自以为出人頭地嫁了丈夫嫌
其粗笨醜陋又不孝婆上終日吵鬧兩年內把母子双上氣死
紅雲本娶轉嫁誰料人心太毒天道難容生了一身爛桃那个
娶他此時又成了癱症采屏二夫人曉得將他送入白蓮菴內
托靜芳師太看管每月担米千錢衣服零星不在其內因伏婆
已故就睡在伏婆床上可見世上的人歹者日歹好者自好歹
者有歹者的報應好者有好者的報應分毫不爽 列位你們

原是个止好的狀而听到此処亦須百尺竿頭更求進步也

咳上天美則碧波清 報應分毫現成 試看珍珠塔一座

朝七夜七放光明 閑話少說如今要把珍珠塔的大團圓

讀个十字唱与列位听者

讀十字 方小保 到義阳 又經數載 新房宅 七大進

起造完成 就搬移 把旧屋 奉还左姓 春而夏 秋

復冬 易度光明 崇來往 无間斷 至來三处 左學士

陳岳父 畢陽中丞 老夫人 与三家 亦崇叙会 最

难得 兩姑嫂 年老談心 白蓮菴 靜芳師 光頭七十

約高年 逢朔望 仝拜观音 陳翠娥 畢綉金 妾哉

小姐 勝仝胞 为姐妹 真个忘形 来屏姐 好才調

育情有素 宜乎的 与小姐 福祿齊膺 彈指間 多生
育 紅顏漸收 粉嫩隊 多變做 半老佳人 方茂典
方茂官 年俱十八 方茂萌 生端午 也是同齡 還有
那 兩幼弟 兼之兩妹 不必表 省得我 費舌勞唇
列位呵 須細听 詞归緊要 單表那 三弟兄 高擢科
名 自是年为隆慶之四年陳瑞生中了解元方茂典方茂官
方茂龍俱中了鄉試到了春榜兩個中了會魁兩個中了進士
殿試后單等傳胪了正是懷宝獻皇都方家三粒珠万年策已
对 側耳所傳胪 金銮展 准袍升座 三宰相 大尚書
肅侍丹庭 把卷于 呈上本 弥封細折 既取文 兼
敗字 御目親爭 是何省 是何县 是何三代 寄何籍

生何安 所習何經 遵旧例 三甲首 傳胪先点 点
傳胪 再高唱 昇甲三人 面恰好陳瑞生点了傳胪及唱
名起來第一甲第二名方茂典第一甲第三名方茂苗那時天
子動疑籍貫姓氏既同看他相貌亦彼此相当莫非同胞兄弟
以○三兄弟 來啟奏 同胞同安 臣父亲 乃方定 少
保台衡面為甚同胞兄弟得以同安○因臣母 分正副 各
生各子 那个居長 方茂典 生最先 居長家庭 次茂
官 次茂苗 雁行有序面如今題名先后可照有雁行否
至天子在上小臣謹奏○弟在先 兄在后 顛倒題名面弟
兄顛倒此却不可当初宋郊宋祁亦已弟在兄前天子为之改
正時稱大宋狀元小宋狀元今朕亦照此例拔方茂典為狀元

改方茂官為榜眼一轉移間名正言順諸卿以為何如 各大
臣皆俯伏稱善 退班○謝王恩 來退出 弟兄三个 并
瑞生 小舅父 歸寓欣上 拜上末 來告假 還鄉祭祖
且小臣 多未娶 乞賜完姻 天顏喜 硃批允 即
北闕 整歸鞭 四年少 遂出京城 到家中 重榮耀
玉堂金馬 喜翻了 老祖母 笑口難停 三母親 搥朕
的 看成一乘 如此兒 千古少 何幸吾門 奪大魁
分昇足 煌上再葉 也還是 祖宗佑 積累功深 方少
保 諸星家 擇明取媳 兩驛女 一宋女 先后來迎
陳瑞生 左家婿 催收又到 左小姐 各四德 好个王
金 年復年 日復日 光明似箭 再講那 昇甲弟 兩

小官人 始泥岸 繼中舉 春闈赴選 踏花砧 听鈴索

並入詞林 此所謂 麟趾祥 方家五桂 才悟到 許習

仙 話早提明 珍珠塔 廿四回 開場結局 離不了

一孝子 至理真情 把舊本 鄙俚詞 尽行刪削 另添

出 好閑目 佳話層七 此乃是 論世儒 搜求是師

劝世人 把此卷 仔細歌吟

詩曰 珍珠七級造浮圖

妻妾珠園錦綉谷

慈悲世界无如孝

滿得元音与珠土

泣尽鰈珠泪亦枯

子孫琛服風風都

辛苦生涯總有儲

舊珠粒七換新珠